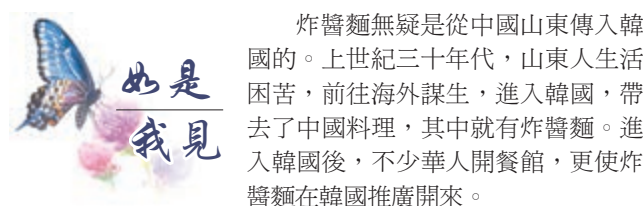


## 炸醬麵的變異

延 靜



炸醬麵無疑是從中國山東傳入韓國的。上世紀三十年代，山東人生活困苦，前往海外謀生，進入韓國，帶去了中國料理，其中就有炸醬麵。進入韓國後，不少華人開餐館，更使炸醬麵在韓國推廣開來。

炸醬麵進入韓國，最初是在與中國山東省一海之隔的仁川開始的。當地有一個華人集居的華僑村，由於華人的刻苦，各項事業比較發達，其中也包括餐飲業，炸醬麵就是從這裏擴展到全韓國。據說早年朴正熙總統選品嘗過炸醬麵，也許他喜歡中國風味。

本來在韓國的「中國料理餐廳」多為華人經營，但因韓國人喜歡中國餐飲，其後不少韓國人也加入了中國料理的經營。就炸醬麵而言，流入韓國幾十年，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被「韓國化」了。

中國炸醬麵與韓國炸醬麵在做法上有很大不同。中國講究肉丁炸醬，用的是干黃醬，炸出來上面浮着一層油。吃面的時候，只能放入少許的醬，因為干黃醬很鹹，放多了就不能吃了。

而韓國的做法是，用甜麵醬炸醬，雖也放入肉丁，但還放入很多切碎的洋葱、胡蘿蔔丁，炸好後盛在一個小碗裏。我們第一次吃時，按照中國的方式，只往麵裏放一點醬，吃起來淡淡的，沒有什麼味道。後來聽韓國朋友介紹，才把一小碗醬都倒進去，味道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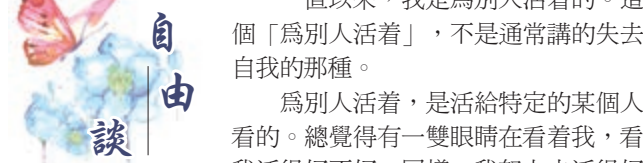
炸醬麵雖出自中國，但把炸醬麵變成快餐食品的卻是韓國。炸醬麵餐廳在韓國到處可見，無論在首爾，還是在地方城市，都可以隨時吃到，很是方便。不僅如此，韓國還把炸醬麵做成即食麵，便於攜帶食用。開始我們對韓國式炸醬麵有點不習慣，但吃多了，反而覺得越吃越好吃。

中韓曾多年互不來往，韓國人因此對中國缺乏了解，他們以為炸醬麵就是中國的代表，到處可以吃到。中韓建交後，一些韓國人到中國訪問或旅遊，吃飯時專點炸醬麵，回答沒有，他們好不奇怪。其實在中國，炸醬麵是普通百姓食品，不登高雅之堂，只有北方特定風味餐館才能吃到。

不過，韓國人把炸醬麵發展成快餐，使它的出生地中國人不能不捫心自問，中國可以接受肯德基等洋快餐，為什麼不能把本土的炸醬麵也發展成快餐呢？

## 為別人活着

姚文冬



一直以來，我是為別人活着的。這個「為別人活着」，不是通常講的失去自我的那種。為別人活着，是活給特定的某個人看的。總覺得有一雙眼睛在看着我，看我活得好不好，同樣，我努力去活得好，恰恰是要給這個人看。就像一個演員在台上演戲，台下有成千數百的觀眾，但他知道這千百人中，有一雙眼睛看着他，他只是演給這個人看而已。偌大的劇場，一旦這個人不在場，即使人頭攢動，掌聲如雷，他也會覺得白演了。

對，我只能用這樣的比喻來描述我的心態。

這個人是誰呢？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他不一定是我的親人，也不一定是我暗戀的人，也不一定是我的對手。也可能都是。總之，他是在特定的時間段裏，我很在乎的一個人。也不是非要把我的一切都展示給他，只覺得，只要這個人在，在我心裏有位置，即使根本見不着，冥冥中也感覺他在看着我。我的一思一想，一舉一動，都彷彿在向這個人證明什麼。如果這個人不在了——譬如肉體從這個世界消失了，或者，在我心裏淡化了，那麼，我就覺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了意義。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舊的換成新的，新的又成為舊的，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境遇下，不斷更替着，成為我活着的理由和活得好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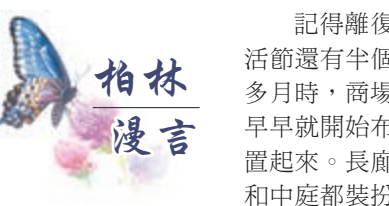
有一年，我特別想出一本書，買一部時尚的手機，擺一桌特色的酒席，等待一個人來訪。她是當年我的一個鐵桿粉絲。她在遠方。她在乎我的作品，也在乎我的形象。於是，那樣的場景在我心裏構成一幅美圖。為畫好這張圖，我活得很帶勁。儘管我知道，畫好這張圖或許需要一年，或許兩年甚至更長，這都不重要。時間越長，我活着就會越帶勁。其實做這些事，受益的都是我自己，只是假借這個人的存在為理由、為動力了。

這幅圖代表的是——我要有充實的精神世界、對生活的無比熱愛以及擁有一定的財富，這樣的我，才配得上和她相聚一次。所以，說是為別人活着，其實是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

有過這樣一個人，他喜歡我唱戲已到痴迷的程度，但也總對我的演唱不滿意。但這個人後來從我的生活裏消失了。我就有好幾年沒心思唱戲。有一天，我唱《春閨夢》，怎麼也進入不了狀態，便靈機一動，假想那個人就站在窗口的那個地方，等我唱給他聽。這麼一想，我能感覺出我的表情生動起來，入戲了，嗓音、氣息也瞬間遊刃有餘，我唱得聲情並茂。後來，我的戲唱得越來越好，彷彿就是為了給他聽，他看到我的進步，一定會很驚訝吧。這正是我想看到並為之得意的。但是，他如何能看到呢？我就想了個辦法，把演唱的視頻發到微博上。我相信他遲早會看到的。

據說，那些武林高手都有一個現實存在的，或者是假想的對手，這個對手在他心中很重要。當然，對手不一定是敵人。當這個對手不在了，高手就會心力疲竭，從此遠遁江湖、隱居山林。心理學家研究，在朋友圈裏晒生活的人，並不是單純覺得點讚的人越多越好，真正關心的是他希望出現的人有沒有點讚。如果這個人沒有點讚，那一大片頭像就如同無魚之水，毫無含金量。因為他的生活，只想給這個人看到。沒有這個人，不亞於錦衣夜行。

記憶裏最早的事情，在小學四年級，我喜歡上課遲到，引起全班注目，其實是想引起班長張小麗的注意。也因為她在這個班裏，我才會央求母親給我買一雙新球鞋。因為她，那時我特別愛上學。人到中年了，我算是成熟了些，卻還是在為別人活着——每發表一篇作品，都會發給遠方的兒子看。他正處於創業期。每次，他都不吝讚美地說，爸爸，你真棒！我說，做人，就要做個優秀的人。因為兒子，我不想沉淪。我生怕、卻又希望，有一天他會超過我。



記得離復活節還有半個多月時，商場

早就開始布置起來。長廊和中庭都裝扮一新，到處是大大小小的復活節彩蛋和復活節兔子。

「真是擔心小一點的小朋友會以為雞蛋是兔子生的。」兒子站在一隻兔子和一個巨大的彩蛋中間，似乎故作老成地嘀咕了一句。

「昨天老師告訴我們說，在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是十七世紀的時候，父母就是這樣告訴小孩的：『復活節的雞蛋是來自復活節兔子的！』」女兒很認真地跟兒子說。

「復活節彩蛋和兔子的傳說有很多種版本。而我相信的版本是，復活節彩蛋傳統是來自我們德國！因為最早的彩蛋裝飾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紀，人們在德國的一個城市——現在叫沃爾姆斯的地方——一個石棺裏發現

的。」面前這位賣彩蛋巧克力的老太太熱心地以並不流利的英語和兩個小朋友搭話，給他們講關於復活節的故事。

「傳說幾百年前，一位公爵夫人為了不讓戰爭在國民的土地上展開，帶着孩子們逃離並且躲在了一個礦山小鎮裏。這個小鎮的居民給了她所有力所能及的幫助和食物。後來公爵夫人想送一些雞給這個小鎮作為報答，於是她把雞蛋塗成彩色藏起來送給小鎮的小朋友們。小朋友們在尋找彩蛋的遊戲中突然看到一隻蹦跳出來的兔子，便以為這些雞蛋是兔子送來的。這便是復活節兔子和彩蛋的故事。」

兩個小朋友聽得津津有味，覺得很有意思。老太太話音剛落，兒子便迫不及待地把他從書上看到的版本分享給老太太。

「從前，復活節前的那個周四是農民交租和交稅的日子，所以在這之前，他們都節衣縮食，把雞蛋和打獵捕獲的野兔存起來，當作繳付租金或



中環昭隆街？當年在申請表格上看見這街名，一片茫然，不知昭隆街位於何處，我唯有請教在中環當會計的鄰居，記着簡單路線，便從深水埗碼頭坐船往中環，一股傻氣直闖昭隆街。現在回顧，方知人生的一大轉折，就在昭隆街奇妙地完成了。

那麼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對我這個中學生而言，昭隆街有何意義呢？這個說來話長，當年政府於教育有其願景，就是不能讓成績優異的學生，苦於家貧而被拒於大學門外。有願景，自然也有承擔，所以成立了「學生資助處」，讓大學生可以申請資助及貸款，於是學費、宿費、書費、生活費都有着落，一切迎刃而解。這灑甘露度衆生的學生資助處，正正設在昭隆街。

日前路過德輔道中，無意中一望，赫然見地上有黑色大理石，分別以端正中英文刻了昭隆街及Chiu Lung Street幾個字。如此刻字標示，可謂隆而重之，好像要鄭重其事，提醒行人這條街響噹噹的。卻原來在中環的心臟地帶，都以勒石這方式來介紹街道，難怪說中環就是中環，真有派頭！這幾片石頭，有多少年歷史呢？石上已有幾道裂痕，長長的深深的，滿是風霜。這段路當年分明走過，地上是否鐫了字呢，我毫無印象，不過，那時心情忐忑，步伐倉皇，思想只聚焦於升讀大學這一點，周圍環境自然無心觀察了。

停下腳步，往昭隆街裏頭望過去，只見一家叫永樂園的茶餐廳，是出了名的「蛇寶」，中環一族開小差時，愛溜來這裏嘆茶。昭隆街，其實是短短的橫街，與電車路軌成

## 蘇州河邊

陸小鹿



金宇澄在《繁花》裏提到過《蘇州河邊》：「河邊／只有我們兩個／星星在笑／風兒在識／輕輕吹起我的衣角……」這是一首上海老歌。戀人們很喜歡去河邊談情說愛，因為那裏總有輕輕的風，依依的柳，時光會自動慢下來，人也變得格外溫柔起來。

蘇州河在哪裏？是在蘇州嗎？聽過一則趣聞。一九九六年龍應台來上海，她之前對上海了解寥寥，但是聽過不少上海老歌。她問：「不是有首歌叫《蘇州河邊》？那蘇州河是不是在蘇州啊？」她不知道蘇州河就在上海。

一九九八年我移居上海時，也不知道這裏有條蘇州河，只知道上海有黃浦江。某天和同事一起去外灘玩，看到一座造型很美的橋。同事說那是

## 在柏林過復活節

余 逾

者賦稅的一部分。所以復活節兔和雞蛋，總是放在一起來說的。」兒子講完後，抓了抓腦袋，「不過我更喜歡你那個故事。」

看着兩個小朋友一臉認真的樣子，我們決定這個復活節要完全按照最標準的「德國式」復活節來過。於是第二天，他們給了我一個「復活節指南」，上面寫着：「復活節周五，需要去教堂做禮拜，中午必須吃魚；周五的晚上不能跳舞吵鬧，而且周六要特別的安靜；復活節當天，也就是周日，要吃羊肉，還有特別活動『找彩蛋』，以及找一個噴泉玩水；周一要外出郊遊徒步，這代表着慶祝冬天的結束和春天的開始。」

我笑咪咪地看完，發現紙的背面還有幾行字：「最好還要把家外面的樹用復活

命運轉折昭隆街

黃秀蓮

## 命運轉折昭隆街

黃秀蓮



昭隆街

▲昭隆街承載了不少莘莘學子的往事  
資料圖片  
◀地上刻着的「昭隆街」留下歲月痕跡  
作者供圖

垂直，在盤谷銀行與萬邦行之間，只有兩百米長。內街以寫字樓為主，我抬頭張望，學生資助處實在無從訪尋，莫說自己當時年輕而彷徨的身影了。惆悵了一會兒，唯有用手機拍下地上昭隆街三個字。

路前駐足，拍照為記，往事歷歷，湧上心頭。

那時我是預科生，眼前是兩度難關，一是大學門檻，二是家庭阻力。當時香港只有兩間大學，即港大與中大，僧多粥少，能否考上大學，真是嚴峻考驗，自問並無信心。雲橫萬里，雪擁藍關，前路茫茫，萬一榜上無名，隻身不知何往了？至於家庭，雖然不至於斬釘截鐵反對到底，可是母親在人前人後直言，自己兩個兒子連中學也沒得讀，怎能讓女兒上大學！父親的理由卻是苦澀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可是束脩微薄，一家老少長年只能吃粥，還是男的先吃，吃剩在鍋底的殘羹，才輪到女的來吃。農民耕田尚能安享米糧，十載寒窗反而捱餓吃苦，既然如此，讀書何用？所以兒子做藍領好了，女兒即使不學車衣，也要學打算盤，將來可以去工廠做會計。祖父清貴而貧苦的命運

## 蘇州河邊

陸小鹿

有幾座橋，亮閃着燈光，光影投射在河面，星星點點，好似梵高《羅納河上的星夜》。河邊，幾個上海爺叔在夜色裏釣魚，還有穿着T恤短褲奔跑的年輕人，一個又一個超越了我。我不禁想起波士頓查爾斯河畔奔跑的人群，好似除了談情說愛，愛跑步的人們也喜愛河邊，大概因為這裏有清澈的空氣和如畫的景色。一座城，因了水，氣質就婉約了起來。

我喜愛在河邊散步。插着耳機，聽着留聲機音質的《蘇州河邊》，走過四川路橋，又走過乍浦路橋，想起



◀蘇州河上外白渡橋，橫跨黃浦江  
資料圖片

## 在柏林過復活節

余 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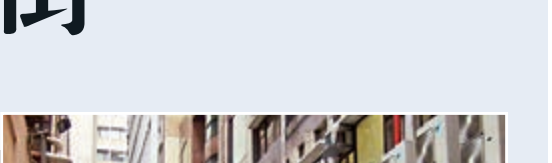
者賦稅的一部分。所以復活節兔和雞蛋，總是放在一起來說的。」兒子講完後，抓了抓腦袋，「不過我更喜歡你那個故事。」

看着兩個小朋友一臉認真的樣子，我們決定這個復活節要完全按照最標準的「德國式」復活節來過。於是第二天，他們給了我一個「復活節指南」，上面寫着：「復活節周五，需要去教堂做禮拜，中午必須吃魚；周五的晚上不能跳舞吵鬧，而且周六要特別的安靜；復活節當天，也就是周日，要吃羊肉，還有特別活動『找彩蛋』，以及找一個噴泉玩水；周一要外出郊遊徒步，這代表着慶祝冬天的結束和春天的開始。」

我笑咪咪地看完，發現紙的背面還有幾行字：「最好還要把家外面的樹用復活

## 命運轉折昭隆街

黃秀蓮



昭隆街

▲昭隆街承載了不少莘莘學子的往事  
資料圖片  
◀地上刻着的「昭隆街」留下歲月痕跡  
作者供圖

千七，宿費每年四百多，不止夠用，還有餘錢拿回家。四年大學生活安穩如山，讓我心無旁騖，專心致志，醉心文學，甚至不用補習或教夜校。其實我在中二已經替人補習了，升中試獲派往私校，學費每月三十二元，家境清貧者再獲半免或全免，我獲半免，學費十六元，比較輕鬆。但是這津貼到中五為止，中六學費一百二十，同學介紹我替警司女兒補習，每周三次，工資一百五十，解了燃眉之急。比起中學生涯之奔波，大學歲月簡直豐足而無憂，甚至逍遙得不吃人間煙火。

要不是教育資助處之實質支持，估計自己依然會讀大學的，只是要咬緊牙關，天天坐火車來回於馬料水與九龍，然後披星戴月，拖着倦軀回崇基宿舍，心裏必然老是思量如何掙錢來籌措學費。那刻立在昭隆街，神思恍惚。這短短的街道，曾經載着崇高的教育理念，體貼入微的關顧，高瞻遠矚的德政，成就了無數莘莘學子。天降甘霖，潤澤一生，自己之能夠脫服父母，又能從容於學習，終至大學畢業。命運轉折，都在昭隆街奇妙地完成了。

千七，宿費每年四百多，不止夠用，還有餘錢拿回家。四年大學生活安穩如山，讓我心無旁騖，專心致志，醉心文學，甚至不用補習或教夜校。其實我在中二已經替人補習了，升中試獲派往私校，學費每月三十二元，家境清貧者再獲半免或全免，我獲半免，學費十六元，比較輕鬆。但是這津貼到中五為止，中六學費一百二十，同學介紹我替警司女兒補習，每周三次，工資一百五十，解了燃眉之急。比起中學生涯之奔波，大學歲月簡直豐足而無憂，甚至逍遙得不吃人間煙火。

要不是教育資助處之實質支持，估計自己依然會讀大學的，只是要咬緊牙關，天天坐火車來回於馬料水與九龍，然後披星戴月，拖着倦軀回崇基宿舍，心裏必然老是思量如何掙錢來籌措學費。那刻立在昭隆街，神思恍惚。這短短的街道，曾經載着崇高的教育理念，體貼入微的關顧，高瞻遠矚的德政，成就了無數莘莘學子。天降甘霖，潤澤一生，自己之能夠脫服父母，又能從容於學習，終至大學畢業。命運轉折，都在昭隆街奇妙地完成了。

## 蘇州河邊

陸小鹿

有幾座橋，亮閃着燈光，光影投射在河面，星星點點，好似梵高《羅納河上的星夜》。河邊，幾個上海爺叔在夜色裏釣魚，還有穿着T恤短褲奔跑的年輕人，一個又一個超越了我。我不禁想起波士頓查爾斯河畔奔跑的人群，好似除了談情說愛，愛跑步的人們也喜愛河邊，大概因為這裏有清澈的空氣和如畫的景色。一座城，因了水，氣質就婉約了起來。

我喜愛在河邊散步。插着耳機，聽着留聲機音質的《蘇州河邊》，走過四川路橋，又走過乍浦路橋，想起

◀蘇州河上外白渡橋，橫跨黃浦江  
資料圖片

對了，為什麼這條河叫蘇州河？那是因為上世紀中葉上海開埠後，愛冒險的外國移民會從這裏搭船去蘇州，於是便順口叫做「蘇州河」。